

父亲爱写“打油诗”

张雪珊

“殚精竭虑为扶贫,业绩未隆无愧心。昔日穷人今小康,一壶家酿见真情。”初夏时节,父亲拗不过昔日扶贫对象户的热情相邀,来到30年前与老百姓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贫困山村。看到宽阔平坦的通村公路和蒸蒸日上的新农村景象,体味着一茬又一茬扶贫干部与群众的鱼水深情,85岁的老父亲兴高采烈,甩开手中的拐杖,一口气写下5首“打油诗”。

父亲4岁丧父,13岁丧母,从小备尝艰辛。伯伯砍柴换钱,供父亲上学念书。由于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父亲少年时便被乡亲们称为“秀才”,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拾回了尊严和理想。

初生牛犊不怕虎。走上工作岗位后,父亲克服一切困难勤学苦练,以沸腾的热情,忘我的干劲投入工作。因成绩突出,1952年荣获邵阳专署先进税务工作者荣誉称号。由于父亲心直口快,性情刚烈,后来被错误处理回家务农。

老家是一个偏远的山旮旯。在那个靠记工分发口粮的年代,由于人多而劳动力少,家里很穷。父母披星戴月在自留地里种了不少红薯、马铃薯和蔬菜瓜果,勉强能让儿女填饱肚子。在母亲的细心操持下,父亲每餐还能喝上几两用红薯和高粱自酿的杂粮酒。1954年,相依为命的伯伯遭逢天灾人祸,因山洪暴发导致田土淹没,而后伯母又因病身亡。面对一连串的沉重打击,父亲气郁于胸,写出一首

首郁郁寡欢的诗词,释放自己的压力和苦痛。

无论怎样劳累和疲惫,父亲喝点酒后便容光焕发,口若悬河。他向我们唠叨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让我们从中懂得遭遇挫折要坚忍不拔,人活着要自强不息、要有骨气有尊严等做人的道理:“忠诚报国是祖训,孝友传家为根本。光明磊落人品正,家教家风要传承。”

劳作之余,父亲的至爱就是读书、喝酒,每天不可或缺。他大多独斟独饮,有时沉默不语,有时眼眶泛红,有时甚至手舞足蹈地吟哦起诗词来。慢慢地,从父亲的言谈中,我逐渐体会到他视书若宝、嗜酒如命背后的辛酸和沉重:“一出娘胎便坎坷,运穷命大又如何?几翻灾祸浑无恙,大难面前仍笑歌。”

“前度张郎今又郎,寒梅傲雪自然香。党恩浩荡天公助,喜乘东风回邵阳。”熬过长夜,终于迎来曙光。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拨乱反正,年逾不惑的父亲落实政策恢复工作,被安排在乡政府担任民政干部。时代在变,生活在变,父亲闲暇时手不释卷,爱酒依然。他秉性不改,坦荡无私,扶贫帮困,乐善好施,对工作兢兢业业,对群众体恤救济,多次被市、县评为民政工作先进个人。那些来乡里办事的,领取扶贫款或救助金后,每到吃饭时间,父亲都要留下他们喝上几盅,聊聊家常,干群关系亲如一家。

尔后,母亲带着我们跟随父亲离开家乡,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片浸透着心血和汗水的土地。我们姊妹几个求学、参军,或参加工作,

或自主创业。每当父亲和他的朋友喝酒闲聊时,尽管也有人数落他没有为子女拉关系、找门子,利用职务之便捞点油水,父亲的眼神倏然掠过一丝尴尬,但很快就释然,朗诵起自己写的诗句来:“一尘不染教儿曹,两袖清风品自高。漫道未酬鸿鹄志,双飞比翼亦逍遥。”

而我们姊妹心中一直敬重品性高洁的父亲,不但从不埋怨,而且深怀感恩,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奔忙打拼,创先争优,和共和国共同成长,先后100多次在全国和省、市获奖。每当看到这些立功、获奖证书,父亲总是眉开眼笑,诗兴盎然。

1995年,父亲退休后,被镇里聘请担任老年科协主席,除了发挥余热引导群众科技致富,就是阅读、健身,年年获评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并结识了不少饱学之士,创作了数百首“打油诗”:“文星璀璨耀三湘,惟楚有材属邵阳。雏凤清声胜老凤,孙儿为我改文章。”

“人生八十才开始,璀璨晚霞尚满天。白首难泯万里志,勿须戚戚话当年。”如今,耄耋之年的父亲每天生活在书香之中,仍壮心不已。他和母亲含饴弄孙之余,先后到北京、上海、广东和香港、澳门等地探亲、旅游,感叹时代巨变,醉心山水之间,抒发热爱祖国之情,在《诗词百家》《邵阳晚报》《双清报》等刊物网站发表了100多首“打油诗”。沐浴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他激情满怀挥毫书写一首又一首新的诗篇:“身逢盛世多幸福,民安国泰乐祥和。年丰人寿春常在,百岁期颐再笑歌。”

(张雪珊,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现任双清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新闻中心主任)

我爱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飞天山风光

易江波 摄

采杨梅(外一首)

梁厚连

踩着夕阳的余晖
四处寻找
通往杨梅林的路

却因
一池荷花
两处蛙鸣
停留在
山坳里的石拱桥上 瞻望
鸟雀飞过
知了急叫

为何
杨梅满树
竹篮却无梅

告白

急奔的冬天
跨过春天的绿茵
赶在流年的前面
告别了昨天
还有年轻的你

夏夜的繁星
陪你一起痴迷
虫子的禅音
青蛙的梵语

渐渐地
夜忘记了时光
还有你的一切

(梁厚连,1985年出生,绥宁县人,现供职于绥宁县教育局)

樟树垅茶座

阴晴“娘家路”

杨能广

初,小媳妇们带着“姑爷”回娘家,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中国岁时风俗。女儿要回娘家,夫婿要同行,所以俗称迎婿日。不难想象,那时候没有大车小车高铁飞机,回一趟娘家着实不易,所以得骑着毛驴赶路。当然,骑得起驴的也只有小康之家,贫寒之家就只能以独轮车代步了。但不管怎样,平日里在夫家低声下气的女人,这一天有丈夫牵着毛驴在旁伺候,或推着车屁股颠颠地跟着,地位竟然高过了大老爷们,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常言道:“客人不断行家路,女人不断娘家路。”后一句的意思,一方面是说娘家是女人心中永远的牵挂,她们常回娘家、与娘家人多走动交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一方面是说女人再怎

么也不会得罪娘家人。实际上,在女人处于弱势地位的旧时代,与娘家人关系好不好,在受委屈时有没有娘家人撑腰,直接关乎她在夫家的地位和幸福感。

女人天生好面子,一般来说,她们如果在夫家有头有脸,或日子富足,丈夫混得好,那绝对是愿意经常回娘家的。不但可以“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给娘家人带去体面的见面礼,而且在娘家人面前也特别有面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娘家,真的是“青春作伴”,心情透亮。但是,不管是哪个年代,两口子过日子闹点小别扭总是难免的。连唐朝时候贵为公主的升平公主都曾与夫婿郭暖发生口角,而郭暖口不择言说了很伤人的话,公主受了气就回娘家禀报。幸亏皇帝老爸

唐代宗宽宏大量,公爹郭子仪绝不护短,打了郭暖数十大棍,公主立马消了气,小两口也重归于好。以前通信不发达,女人和丈夫闹了别扭,只能赌气回娘家住下来,或哭哭啼啼“搬救兵”。在这种背景下回娘家,可说是满脸愁云,腿重如铅了。

女人回了娘家,实际上自己家里也往往乱成一团糟。孩子哭着寻妈哄不了,圈里的鸡栏里的猪没人喂,家里卫生更是没人打扫……这些情况,在娘家的女人何尝不知道,她心里何尝有半点安逸?这情况,就和改革开放之初的一部电影《甜蜜的事业》中与丈夫闹别扭回娘家的唐二婶差不多。她在娘家连做梦都想着家里的事儿,简直度日如年。

阴晴娘家路,酸甜人生味。娘家路,是女人的心灵大后方,情感芳草地。它延伸在女人的婚姻生活中,铺展在女人的生命历程里。

(杨能广,邵东县人,现任新邵县新媒体中心副主任,兼任新邵县文联委员、县作协理事)

冬日无事,闲逛到浏阳,住在一家客栈,喝了酒半夜睡不着,书也看不进,又披衣起来喝茶。这是第二次来浏阳了,走马观花,对此地并不熟悉,随手拿起一本浏阳指南图册来。封面是一座深宅老院,旁边用草书注着“浏阳丈夫第”。第是府邸,“丈夫第”又是何意。翻开书里的册页,才知是谭嗣同的故居。我当然知道他是浏阳人,没想到他还留下一座故居,就在浏阳城里,明早去看看吧,这“丈夫第”有多丈夫!

第二天早饭后,我步行过去,一会就找到了,就在临街的闹市上。府邸黑瓦木架,青砖外墙,没有围栏,大门朝街。街上往来匆匆,府邸显得与周围的市象格格不入。想来官宦人家的深宅是空阔幽静、风光秀丽的,不是门楣上挂着“谭嗣同故居”的牌匾,简直不敢相信是他们家的宅院。

故居横向不宽,纵向好几进,庭院悠深,有一种气严实地笼罩着院落,一下变得庄重起来。可是周围并无耀眼惊心的器物,到底是什么气呢?进门前厅是谭嗣同的塑像,眼睛凹入,颧骨前突,面颊瘦小,嘴唇紧闭,透出一种倔犟、一种刚毅,似有不甘。从介绍上得知,这个宅院是他们祖上修建的。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做了湖北巡抚后,皇上敕封“大夫第官邸”,这是士大夫家族的无上荣耀。我才明白,昨夜看的介绍文字因为潦草,把“大”当成了“丈”,不禁哑然失笑。

我在一则资料上看到,明清以来,湖南敕封“大夫第”的地方共有四处,另为郴州永兴县马田镇广西巡抚史朝仪的大夫第、娄底双峰两江总督曾国荃的荷叶大夫第,还有我们家乡邵阳隆回县罗洪镇的“紫浩荣封”大夫第,但这一座的主人未能考证。看来,获此殊荣是极不容易的,功德才位并举呢。笑过之后,我又低头沉思,原本是谭继洵的封号之第,却挂上了谭嗣同的牌匾,看来是“僭越”了,抢了光环。但是身边的人都知道谭嗣同,很少有人知道谭继洵是谁,好像也顺理成章。谭继洵要是知道,他会不会有意见,而且谭嗣同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老夫才生于此,终于此呢!

其实,谭继洵心里早已有了料想。谭嗣同13岁时,第一次回到浏阳,为上年去世的母亲扫墓。谭继洵进士出身,在北京做官,谭嗣同在北京出生和长大,但他对故乡却有着浓郁的亲近感,好像就是饮着浏阳河水长大的。老父同意他在乡学习,预备考取功名。谭嗣同一生的重要变化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乡村集市、山林河道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和生活,对过去的逐渐怀疑起来。谭嗣同结识了城里的唐才常等“不良”少年,一起拜师求学,尤好武术,看到不平事就时不时展露一顿拳脚。后来又跟“大刀王五”一类人搞到了一起,心事哪还能安定下来。

谭继洵忧心忡忡,不断修书催其归去。第二年,谭嗣同很不情愿地去了在甘肃任职的父亲身边,但他已不适应那种规整优裕的日子了,他向往野性的自由生活,15岁时又回到了浏阳大夫第,如鱼回到了水中。谭嗣同19岁结婚,中间去甘肃看过父亲几次,21岁到30岁多次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屡屡失败,对功名进取失去了信心。父亲给他安排了职位,他没一点兴趣,却喜欢游历,交际有识之士,阔谈时局,痛陈政弊。君子豹变了,谁也无法阻拦。

要说谭嗣同短暂生命的可贵,正是由官宦之家的“大夫”气,毫不妥协地转向了顶天立地的“丈夫”气。谭嗣同是够“出头”的,31岁与师友创办算学社,花费家中大量钱财。33岁那年,他参与长沙时务讲堂,把家里的很多珍贵藏书和器物捐给了讲堂。父亲写信责骂,他说我捐自己的书,跟你无关。谭继洵写信苦劝,叫谭嗣同不要上北京,要么来湖北。就在这一年,谭嗣同义无反顾地进京了。

谭嗣同进京之前,就安排了后事,当然不想有人救他了。他代替父亲写了一封断绝信——不听劝告,咎由自取、与我无关、再无逆子。其实是一封救父信,清廷因此没有革其父性命,责令去职回乡。谭继洵应该明白儿子的用心,白发送黑发,他写了一副耐人寻味的挽联: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他还有昭雪之念,应对儿子的丈夫气节是肯定的。

没想到这一走,这座宅院竟然挂到了他的名下,虽然老父回乡后一直住在这里。谭继洵想到了儿子会取代他,他曾安慰儿媳李闰说:媳妇不必悲伤,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倍!

参观中看到,谭嗣同为书房命名“石菊影庐”。菊花石是浏阳的名石,坚硬纯洁,有着菊花状的纹路,常做砚台。他写的一本书就叫《石菊影庐笔识》,他还在书房题过一副门联,上联是“家无儋石”,下联是“气雄万夫”。我犹感凛然之气辐射而来,分明是一种丈夫气。

走出宅院,我又笑了,称“大夫第”为“丈夫第”,又何尝不可呢?现在周围的“大夫气”依然萦绕,“丈夫气”却很稀少。人在天地间往来,可是要靠丈夫气支撑天地。

(邓跃东,1974年生,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邵阳市交通运输局)